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石點頭 第十一回 江都市孝婦屠身

百行先尊孝道，閩闈尤重貞恭。古來今往事無窮，謾把新詞翻弄。青史日星並耀，芳名宇宙同終。堪誇孝婦格蒼穹，留與人間傳誦。這闈俚詞，單說人生百行，以孝為先。這句話，分明是秀才家一塊打門磚，道學家一宗大公案。師長傳授弟子，弟子佩服先生，直教治國平天下，總來脫不得這個大題目，自不消說起。就是平常不讀書的人，略略明白三分道理，少不得也要學個好樣子。唯有那女人家，性子又偏，性子以偏，見識又小，呆呆的坐在家中，平日間只與姊妹姑嫂妯娌們說些你家做甚衣服，我家置甚首飾，你家到那裡去扳親，那裡去望眷，我家到何處去燒香，何處去還願；便是極賢慧的，也不過說了些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家常話，何曾曉得甚麼緹縈女救親，趙五娘行孝。

所以說：「三尺布，抹了胸，不知西與東。」說便是這等說，盡有幾個能行孝道的。昔日漢時，越中上虞縣有個曹盱，性子輕滑，慣會弄潮。原來錢塘江上風俗，每年端午，輕薄弟子，都去習水弄潮，迎伍子胥神道。那曹盱乘興跳入江心，一時潮湧身沒，將曹盱的屍骸，不知飄到那一個龍宮藏府去了。所以當年官府，張掛榜文，戒人弄潮，上寫道：

鬥牛之分，吳越之中，惟江濤之最雄，乘秋風而益怒，乃其習俗，於此觀游。厥有善泅之徒，竟作弄潮之戲，以父母所生之遺體，投魚龍不測之深淵，自為矜誇。時或沉溺，精魄永淪於泉下，妻孥望哭於水濱。生也有涯，盍終於天命；死而不弔，重棄於人倫。推予不忍之心，伸爾無窮之戒。如有無知，違怙不悛，仍蹈前轍，必行科罰。

當時曹盱有女，年方一十四歲，聞父親溺死，趕到江邊，求覓屍首。哭泣了三日三夜，不得其屍，直哭得喉嚨已啞，肝腸要斷。卻去尋了一個大西瓜，拜告江神道：「我父親屍首，若是沉在何處，只願此瓜，永沉到底。」祝罷，將瓜投在江中。只見瓜兒一滾兩滾，直沉下去。曹娥便隨著瓜向江心一跳，也喪於波濤之內。沉了七日，卻抱著父親屍首而出。你道這個瓜，緣何便沉？只因孝女報父心堅，拚著性命哀求，所以感動天地。

至今立廟曹溪，春秋二祭，這乃是一個真孝閩女。

然女人家孝父母的還有，孝公姑的卻是難得。常言道：「隔重肚皮隔重山。」做公姑的不肯把媳婦當做親生兒女，做媳婦的也不肯把公姑當做生身父母。只有當初崔家娘子，因阿婆落盡牙齒，吃不得飯，嚼不得肉，單單飲得些湯水，如何得性命存活。崔娘子想一想：「孩兒家吃了乳便長大；老人家難道便吃不得乳？」直想到一個慈烏反哺的地位，日逐將那眼睛又瞎、耳朵又聾、牙齒又落、頭髮又禿，一個七死八活的婆婆，坐在懷中吃乳。看看一月又是一月，一年又是一年，那老婆婆得了乳食，漸漸精神復生，眼睛也開，耳朵也聽得，口裡也生出盤牙，頭上又長幾莖絨毛出來，活到一百來歲。感激媳婦這般孝心，便雙膝跪下，向天連拜幾拜，祝告道：「我年紀又老，料今生報不得媳婦深恩，只願子子孫孫，都像他孝順便了。」後來崔家男女，個個孝順，十代登科，三朝拜相，這是古來第一個孝婦。然畢竟崔家的孝婦，還是留了自己身子，方好去乳養婆婆，這也還不希罕。在下如今只把一個為了婆婆，反將自己身子賣與屠戶人家，換些錢鈔，教丈夫歸養母親，然後粉骨碎身於肉台盤上，此方是千古奇聞。這樁故事，若說出來呵：

石人聽見應流淚，鐵漢聞知也斷腸。

話說唐僖宗時，洪州府有一人，姓周名迪，表字元吉，早年喪父，止有母親樂氏在堂。到十八歲上，娶得妻子宗氏。這宗氏是儒家之女，自幼讀書知禮，比元吉只小一歲，因排行第二，遂喚做宗二娘。夫妻兩人十分和睦，奉侍老娘，無不盡心竭力。當年樂氏生周迪時，已是三旬之上，到圓親時，又是二十年光景，樂氏已是五旬的人了。周迪父親，原在湖廣荊襄生理。自從成婚之後，依舊習了父業，也在湖廣荊襄地方走走。

每年在外日多，在家日少，全虧宗二娘在家，供養母親，故此放心得下。不竟經商數載，把本錢都消折了。卻是為何？原來唐朝玄宗時，安祿山、史思明叛亂，後來藩鎮跋扈，兵火相尋，干戈不息。到僖宗時，一發盜賊叢起，更兼連年荒歉，只苦得百姓們父子分離，夫妻拆散，好生苦楚。這周迪因是四方三荒四亂，拆盡了本錢，止留得些微殘帳目。在襄陽府中經紀人家，奔回家來。等待天下太平，再作道理。此時年將四十，不曾生下一男半女。夫妻兩口兒承奉一個老娘，雖只家中尷尬，卻情願苦守。無奈中戶人家，久無生理，日漸消耗。常言道：「開了大門七件事，柴米油鹽醬醋茶。」那一件少得。卻又要行人情禮數，又要當官私門戶，弄得像雪落裡挑鹽包，一步重一步。

一日，樂氏對兒子媳婦說道：「我家從來沒有甚田莊，生長利息，只靠著在外經商營運。如若呆守在家，坐吃箱空，終非常法。目今雖則有些後荒撩亂，卻還有安靜的地方，你一向在荊襄生理，還有些帳目在人頭上，也該就去清討。我老人家，還藏下五十兩銀，指望備些衣衾棺槨送終。我想家道艱難，日苦一日，難道丟了飲食茶飯，只照管衣衾棺槨不成。依我起來，還是將此五十兩送終本錢，急急收拾行李，再往襄陽走走，討些帳目，相時度勢，這方是腰間有貨不愁窮，東天不養西天養。」

周迪聽了，還猶豫未決；那宗二娘聽了婆婆這番說話，便對丈夫說：「婆婆所見極是。但這五十兩銀子，是婆婆送終的老本錢，今做了我三口養命的根本，你須是做家的，量不花費一兩二兩，卻要仔細著眼力買貨，務求利錢八分九分，也須要記得。只為今日這般窮苦，沒奈何將七十歲的老娘撇下，雖不要你早去早回，實指望緊關緊閉，留下婆婆在家，且自放心。萬一家道艱難，我情願粉骨碎身奉養他，決不使你老娘饑餓。」周迪手裡接了銀子，眼兒裡汪汪的掉下淚來，說道：「我自有道理，不須吩咐。只是我此番一去，生意不知如何，道路不知如何，但好定出去的日子，定不得歸來日子。只得母親年紀高大，我又不在家裡，你又不曾生育得一男半女，且要在你身上，替我做兒子，照管他寒寒冷冷，又要在你身上，代作孫兒女，早晚與老人家打伙作樂。」那知這兩句話，又打動老娘心上事來，便開口道：「阿喲！正是。你年近四十，還沒有兒女，此番出去，定不得幾時歸家，那裡得接代香火的種子。我如今有個算計，莫若你夫妻二人，同去經商，卻當伙伴一般。一來好看管行李貨物，二來天可見憐，生下個兒子，接續後嗣，也未可知。」周迪聽了，答道：「母親，這卻使不得。我今出去，留下媳婦奉侍，也還可放心；倘若我夫妻同去，撇下你老人家孤單獨自，卻告傍著哪一個。」老婆勸道：「你若愁我單身在家，你的舅母馮氏媽媽，他也是孀居，年將六十，並無男女，你可接他來，同我作伴。」又道：「我也原捨不得你夫妻同去，只愁你做生意的日子長，養兒子的日子短，千算萬算，方算到此。」

宗二娘卻格格的笑道：「婆婆，你好沒見識！你若愁家計日漸凋零，少不得營生過活，還有道理。若愁你兒子年紀長大，沒有孫子，卻教我同伴出去。我想你兒子媳婦，都是四十邊年紀的人，尚不曾奉承你吃一碗安樂茶飯，我們連夜生育，今日三朝，明朝滿月，巴到他十歲五歲，好一口氣哩！總然巴到成房立戶，怕如你兒子媳婦一般樣子，依舊養不著父母，卻不是空帳。若如今依了婆婆說話，同了丈夫出去，他鄉外府，音信不通，老人家看不見兒子媳婦，兒子媳婦看不見老人家，可不是橄欖核子落地，兩頭不著實！不如叫丈夫獨自出去，倘若生意活動，就在別處地方，尋一偏房家小，就是生得成兒子，生不成兒子，聽之天命，這方是兩頭著實的計較。」老婆聽罷，說道：「不要愁我，我死也死得著了。你夫妻兩口，從來有恩有愛。況自成婚到今，只因年時荒亂，生意淡薄，累你挨了多少風霜，受了多少磨折。假若留下媳婦在家，兒子反在他州外府，娶下偏房家小，卻不是後邊的受用，結髮的倒丟過一邊，這斷然使不得。常言道：恭敬不如從命。你若再三不聽我老人家說話，我便尋個死路，也免得兒子牽掛娘，媳婦牽掛婆婆。」

說也還說不了，急趕到廚房下，拿把菜刀在手。若不是宗二娘眼快手急，急趕去抱住，周迪奪下菜刀，險些把一個老人家，蕩了三魂，走了六魄。當時周迪夫妻勸住了老婆婆，便說道：

「兒子便同媳婦出去。」鬧吵吵的嚷了兩個時辰，哪知道因這老人家捨不得兒子媳婦分離，卻教端端正正，巴家做活，撇得下老公，放不開婆婆的一個周大娘子，走到江都絕命之處，賣身殺身，受屠受割。正是：

只因一著不到處，致使滿盤都是空。

這還是後話不提。

卻說宗二娘雖則愛婆婆這般好意，卻也不忍，又見婆婆這般執性，只得收拾行李，與丈夫行路。口裡嗚嗚咽咽，暗暗啼哭，又自言自語道：「我的婆婆，你為著兒子，割捨了媳婦，恐怕你媳婦為婆婆，又割捨了丈夫。」拓了眼淚，又歡歡喜喜對婆婆道：「我媳婦如今只得同丈夫前去。」周迪即到馮媽媽家，搬他一家來同住。等得馮媽媽來到，二人作別。宗二娘又對周母拜了兩拜，說道：「只願你百年長壽，子媳同歸。」又轉身拜馮媽媽兩拜，說道：「可憐老人家年老無依，全仗舅母照管，從此一去，或者時運不通，道路有變，丈夫帶不及妻子，妻子趕不上丈夫，雙雙出去，單單一個回來，也是天命。」周迪聽到此地，淚如雨下。老母也自覺慘傷。宗二娘不忍看著婆婆，反抽身先走，背地流淚。正是：

世上萬般哀苦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

周迪夫婦，離了洪州，取路望襄陽而去，免不得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。非止一日，來至襄陽，周迪將了行李，夫妻雙雙徑到舊日主人家裏。不道主人已是死了，主人妻子，卻認得是舊主顧，招留歇住。周迪取些土儀相送，兩下敘了幾句久闊的說話。周迪問主人死幾時了，答道：「死有五年了。」周迪又問：「有位令郎，如何不見？」那老嫗便告訴兒子終日賭錢，不好學，把門頭都弄壞了的話。周迪問舊日放下的帳目，卻說一毫不曉得。及至他兒子歸來問時，也只推不知。周迪心裡煩惱，瞞著主人家，獨自到各處走一遍，那知死的死了，窮的窮了，走的走了，有好些說主人以往去用了，可不又是死無對證。轉了兩日，並討不得分文，對著妻子，只叫得苦。夫妻正當悶納，只見那老嫗一盤兒托著幾色噴飯，一大壺酒送來，說道：「老客到了，因手中乾燥，還不曾洗塵，胡亂沽一壺水酒在此當茶，老身不敢相陪了。」宗二娘道：「我們在此攪擾，已是不當，怎又勞媽媽費鈔。」那老嫗道：「不成禮數，休要笑話。」道罷自去。夫妻二人把這酒香吃了，周迪向妻子道：「如今帳目又沒處討，不如作速買了貨去罷，還是買甚貨便好？」正說間，那老嫗又走過來，夫妻作謝了。老嫗開言道：「周客人，連日出去，想必是討帳，可曾討得些？」周迪道：「說起也羞殺人，並沒處討得一文。」老嫗道：「如今的世界，不比當初了。現在該還的，尚有許多推托，那遠年的冷帳，只好休罷。如今買回頭貨去，多趁些罷。」周迪道：「媽媽說得是。方在此商議，還是買甚貨好。」宗二娘聽了，便剪上一句道：「媽媽休聽他說話，我們特來討帳，那裡有本錢收貨。」那老嫗道：「若說討帳，只管早回。如今盤纏又貴，莫要兩相擔擱。」宗二娘道：「多謝媽媽指教。」講了一回，老嫗收了酒壺碗碟出去。宗二娘埋怨丈夫，低低道：「如何恁不謹慎，可見他說兒子是個不長進的，只管直說要買貨，倘被他聽見，暗地算計，那時卻怎處！」周迪道：「娘子見的是，我卻想不到此。」何期他們說話時，主人兒子，果然在外悄悄地竊聽，曉得身邊有物。

到夜半時候，乘他夫妻熟睡，掘個壁洞，鑽進去，把這五十兩命根，並著兩件衣服，一包兒撈去。他夫妻次早起身，方才曉得。那老嫗明知是兒子所為，也假意說失了若干東西，背地卻捏著兩把汗，只愁弄出事來。氣得他夫妻面面相覷，跌足叫屈，雖猜摸主人家兒子有些蹊蹺，他無賊證，不好說他是賊，只得忍氣吞聲，自家怨命。周迪對妻子道：「我兩人若還苦守在家，也可將就過活。如今弄到此地，帳目已都落空，本兒又被偷去，眼見得夫妻死他鄉，這分明是我老娘造下的冤債。」宗二娘聽了，便變著臉說道：「這是自不小心，怎埋怨得母親。此就是忤逆不孝的心地了。常言道：天無絕人之路。且得一日度一日，再尋出一個甚麼道理，收拾回去，這便萬幸了。萬一時勢窮蹙，你死了還存得我，我死了還存得你，好歹留一人歸去，奉養婆婆，這才不枉叫做親生兒子親媳婦。今日卻愁他怎的！」這一班話，說得個周迪無言可答，沉吟了一晌，眼中流下淚道：「罷罷，事已至此，只可聽之天命。我且出去走走，或者尋得個生路也好。」宗二娘道：「這才是正經道理。」周迪在襄陽府中闖了幾日，並不曾遇見一個熟人。正當氣悶，那老嫗因兒子做了這事，誠恐敗露，只管催逼他夫妻起身。

兩個門口起來，在門首爭嚷，宗二娘在旁勸解。不想絕處逢生，有個徽州富商汪朝奉，也在襄陽收討帳目，這日正從門首經過，見周迪與這老婆子爭論，立住了觀看。聽得是江右聲音，問其緣故。周迪心中苦楚，正沒處出豁，一把扯汪朝奉坐下，將母親逼迫出門，及被偷去銀子，前後事情，細細告訴一遍。說道：

「如今又沒盤纏歸去，又遇不得一個好人搭救，卻只管催逼起身，教我進退無讓，可不是個死路！」說到傷心之處，淚珠兒亂落，痛哭起來。那汪朝奉一般做客，看了這個光景，正是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也不覺淒然。說道：「莫要哭，且問你，可曉得寫算麼？」周迪道：「我從幼讀書，摹過法帖，書札之類，盡可寫得，那算法一掌金，九九數，無不精熟，憑你整萬整千，也不差一絲一忽。」汪朝奉道：「既曉寫算就易處了。小弟原是徽州姓汪，在揚州開店做鹽，四方多有行帳，也因取討帳目到此。如今將次完了，兩三日間，便要起身，正要尋一個能寫能算的管帳。老哥若不嫌淡泊，同到揚州，權與我照管數目，胡亂住一二年，然後送歸洪州何如？」周迪聽了，連忙作揖道：「多謝朝奉提攜，便是恩星相照了！請坐著，待我與山妻商議則個。」隨向妻子說道：「承這朝奉一片好心，可該去麼？」宗二娘道：「我看這人，是個忠厚長者，且將機就機，隨到揚州，再作區處。」周迪道：「我意正欲如此。」夫妻算計定了，宗二娘即走出來相見，說道：「蒙朝奉矜憐貧難，愚夫婦感戴不盡。但不知貴寓何處，何日起程，好來相候。」汪朝奉道：「起程只在目前。尊處在此，既不相安，不如就移到小寓住下，早晚動身，更覺便易。」周迪依言，即收拾行李，夫婦同到他寓所。住了三四日，方才起身，取路徑到揚州。汪朝奉留住他在店，好生管待，他本是見周迪異鄉落難，起這點矜憐之念，那寫算原不過是個名色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縣說那揚州，枕江臂淮，濱海跨徐，乃南北要區，東南都會，真好景致。但見：

蜀崗綿互，崑崙插雲。九曲池，淵淵春水，養成就筆壑蛟龍。鑿邗溝，滴滴清波，容不得棲塵螻蟻。芍藥欄前四美女，瓊花台下八仙人。凋殘隋花，知他是那一朝那一代遺下的碎瓦頽垣；選勝迷樓，都不許千年調萬年存沒用的朱甍畫棟。盤古塚，煬帝墳，聖主昏君，總在土饅頭一堆包裹。玉鉤斜，孔融墓，佳人才子，無非草鋪蓋十里蒙茸。說不到木蘭寺裡鐘聲，何人乞食；但只看二十四橋月影，那個銷魂。正是何遜梅花知在否，仲舒禮樂竟安歸。

是時鎮守揚州的節度使，姓高名駢，先為四川節度，頗有威名，為此移鎮廣陵。御筆親除為諸道行營都統，徵剿黃巢。

這高駢因位高權重，志氣驕盈，功業漸不如前。卻又酷好神仙，信用呂用之、諸葛殷一班小人，逢迎蠱惑，偽刻青石為奇字，曰：「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」，暗置道院香案。高駢得之大喜。

呂用之說：「上帝即日當降鸞鶴迎接，讓位仙班。」弄得個高駢如醉如夢，深居道院，不出理事，軍府一應兵馬錢糧，盡聽呂用之處分。用之廣樹牙爪，招權納賄，顛倒是非。若不附他的，便尋事故，置於死地。高駢又累假軍功，奏薦呂用之，也加到嶺南東道節度使職銜。

這賊子心猶未足，欲圖謀高駢職位，因畏忌一個將官，未敢動手。這將官是誰？姓畢名師鐸，原是黃巢手下一員猛將，後來，歸附高駢，收在部下，十分倚任，委他統兵駐紮高郵，以為犄角之勢。呂用之欲殺高駢，恐怕畢師鐸與師問罪，乃假令旨，遣心腹賁兵符召畢師鐸親身到揚議事。先除後患，然後舉事。那知畢師鐸平昔也恨呂用之的假術蠱惑，讒害忠良，幾遍要起兵剪除奸黨，因礙著高駢，卻又中止。今番見傳令旨，召去議事，明知是呂用之使計謀害，齊集謀士將校商議：「去則定遭毒手，不去必發兵問抗違之罪。兵法云：先發制人。不如起兵直抵揚州，索取妖黨，明正其罪。」計議已定，將使人斬了，榜列呂用之罪惡，佈告四方，又傳檄各部，請兵共討其罪。

畢師鐸親自統兵十萬，望揚州殺來。早有呂用之所差使者的僕從，連夜逃回報知，呂用之驚得手足無措，只得告知高駢，假說畢師鐸賊性不改，仍復背叛。高駢久已昏聩，全無主張，但教傳令，齊集將士應敵。一面發帑藏，備辦軍需。出入指麾，一聽呂用

之便宜行事。城中百姓，一聞高郵兵來，料道呂用之決敵他不過，恐怕打破城池，玉石俱焚，各想出城躲避。

那王朝奉也連忙收拾回家，向周迪說道：「本意留賢夫婦相住幾時，從容送歸。誰料變生不測，滿城百姓，都各逃生，我也只得回鄉，勢不能相顧了，白金二十兩，聊作路費。即今一同出城，速還洪州，後日太平，再圖相會。」可憐周迪夫婦，才住得兩月餘，又遭此變，接了銀兩，一齊拜謝道：「深蒙恩人救濟真同天地，今生若不能補報，來世定當結草銜環，以報大德。」王朝奉雙手扯起道：「莫要謝，速走為止。若稍遲延，恐不能出城了。」宗二娘依言，即去收拾行李。王朝奉止將細軟打疊，粗重的便棄下了，家裡原有兩頭牲口，牽來駝上，餘下的家人伴當們，分開背負，把大門鎖上。周迪夫妻，隨著他主僕，一齊行走。他們都慣走長路的，腳步快，便飛也似向前出城去了。宗二娘是個女流，如何趕得上！更兼街坊上攜男挈女，推車騎馬的，挨擠擠，都要搶前，把他夫妻直擠在後。

行了多時，方得到城門口。只聽得鸞鈴震響，一騎飛馬跑來，行人都閃過半邊，讓他過去。馬上中軍官打扮，手執令箭，高叫：「把門官，軍門有令。」把門官即迎前接了旨。中軍官傳了令旨，仍回馬跑去了。原來呂用之聞得百姓俱遷移出城，恐城中空虛，為此傳下將令，把門官不許放百姓出城，進城的須要嚴加盤詰，如或私放輕納，定行梟斬，先出城的，不必追究，遺下房屋家私，盡行入官，把門官得了令旨，吩咐門卒，閉上城門，後來的一個也不容走動。當時周迪夫妻，若快行了一刻，可不出去了？恰恰裡剛至門邊，這令箭也到，不肯放行。

正是：

總饒走盡天邊路，運不通時到底難。

當下無可奈何，只得隨著眾人，依舊回轉。一路上但見搬去的空房，呂用之發下封皮，著里甲封鎖。及走至王朝奉居處，門上早已兩條封皮，十字花封好了。周迪見了，叫苦不迭，向妻子說道：「我兩人來此揚州，並沒一個親識，單靠得王朝奉是個重生父母，何期遭此大變，不能相顧。如今回又回不成，轉來又無住處，可不是該死的了。」不覺兩眼掉下淚來。宗二娘正色說道：「凡事有經有權，須要隨機生變，死中求活，這才是個男子漢大丈夫。假如目前事起倉卒，是奔穉便處，借來住下，身邊已有王朝奉所贈之物，胡亂省儉度去。若守得個太平無事，那時即作歸計。設或兵來城破，難道滿城人都是死數，少不得也存下些。焉知你我不在生數之中？萬一有甚不測，這也是命中所招，你就哭上幾年也沒用。」周迪聽了答道：「娘子說得是。僧道庵院終不穩便，況也未必肯留，還是客店中罷。」

「當下夫妻去尋旅店，鬧市上又不敢住，恐防兵馬來，必然不免，卻向冷落處賃了半間房屋住下。詩云：

遭時不幸厄干戈，遙望家鄉淚眼枯。

回首那禁錮斷處，殘霞落日共啼烏。

且說呂用之差人打聽畢師鐸兵馬已離高郵，傳令將城門緊閉，分遣將士守城，又驅百姓搬運磚石，上城協守。料想敵兵勢大，急切難退，行文所部，徵兵教授。各路將官，都恨呂用之平日索求賄賂，一個個擁兵觀望。呂用之無計可施，想起廬州刺史楊行密，兵強將勇，若得這枝兵來，便可退得畢師鐸。

即假著高駢牒文，召他星夜前來救援。那楊行密，原是高駢部將，久知高駢昏悖信讒，不親正事，因此亦懷著異心，日夜整治兵甲，不想湊巧有此機會。即起兵赴援，遣來使先齎文還報。

那知畢師鐸的兵馬，已抵揚州城下，使人正遇著游兵，生擒活捉，綁入中軍，問了底細，即時斬首。畢師鐸恐怕楊行密兵來，內外夾攻，反受其困，親冒矢石，指麾三軍，並力攻破羅城。

呂用之越城奔楊行密去了。畢師鐸縱兵大掠。高駢開門出見，與師鐸交拜如賓主。師鐸搜捕呂用之黨羽，劄於市曹。有宣州觀察使秦彥，率兵來助畢師鐸，亦入揚州。師鐸尊為主帥，將高駢軟監在道院。不過數日，楊行密親領軍馬已到，兩軍大戰一場。秦彥、畢師鐸大敗，損兵折將，收拾殘兵，退入城中守禦。楊行密中軍屯於甘泉山七斗峰下，分遣諸軍，把揚州城圍得如鐵桶一般，游兵四散擄掠，百姓各自逃生，幾十里沒有人煙。城中糧草又少，圍困既久，漸至缺乏，民間鬥米千錢。高郵發兵來救援，被楊兵扼住要道，不能前進，縱有糧草，也飛不進城。餓了八個月餘，軍中殺馬來食，死下的人，也就吃了。

到後馬吃盡了，便殺傷殘沒用的士卒來吃。城外圍急，秦彥等恐怕高駢為內應，合門殺死。楊行密聞得，令三軍掛孝，向城大哭三日。秦彥、畢師鐸守不住，領著殘兵出城，負命血戰，殺出重圍，自回宣州城中。百姓開門迎接楊行密入城，下令撫諭遠近，開通行旅，士農工商，照舊生業。一時兵戈雖則寧戢，把那田土拋荒，粒米不登，人民依然乏食，莫說羅雀掘鼠的方法做盡，便是草根樹皮，也剝個乾淨。那些窮人，餓得荒了，沒奈何收拾那道路上棄下的兒女，煮熟了救命。有的便盜人子女來食。富人曉得了，悄悄地轉又買來充饑。初時猶以為怪，不過幾日，就公然殺食，也論不得父子弟兄夫妻，互相鬻賣，更無人說個不行。就是楊行密軍中，糧餉不斷，也都把人來當飯，為此禁止不得。那時就有人開起行市，凡要賣的，都去上行。

有的開店的，販去殺了，零星地賣，分明與豬羊無異，老少肥瘦，價錢不等，各有名色，老人家叫做燒把火，孩兒家叫做和骨爛，男女白瘦的，道是味苦，名為淡菜，黑壯的以為味甜，號曰羔羊，上好的可值三貫四貫，下等的不過千文。滿城人十分中足去了五分，那被殺的止忍得一刀，任你煮蒸煎炒，總是無知無覺；這未賣的，只恐早晚輪到身上，那種憂愁悽慘，反覺難過難熬。把一個花錦般的揚州城，弄得個愁雲凝結，慘霧迷窮。生長此地的，或者這一合該有此災難。

只可憐周迪夫妻，是洪州人，平白地走來，湊在數中。還虧宗二娘有些見識，畢師鐸初圍城時，料得兵連禍結，必非半月十日可定，米糧必至缺乏，把王朝奉所贈銀兩，預備五六個月口糧藏著，所以後來城中米糧盡絕，他夫妻還可有一餐沒一餐的度過。等到平靜時，藏下的糧也吃完了，存下的銀兩也用了，單單剩得兩個光身子，腹中饑餓，手內空虛了，欲待回家，怎能走動！周迪說道：「母親只指望我夫妻在外經營一年兩載，掙得些利息，生一個兒子。那知今日倒死在這個地方，可不是老娘陷害了我兩口兒的性命！」說罷大哭。宗二娘卻冷笑道：「隨你今日哭到明日，明日哭到後日，也不能夠夫婦雙還了。我想古人左伯桃、羊角哀，到揀餓極處，畢竟死了一個，救了一個。如今市上殺人賣肉，好歹也值兩串錢。或是你賣了我，將錢作路費，歸養母親；或是我賣了你，將兒作路費，歸養婆婆。只此便從長計較，但憑你自家主張。」周迪見說要殺身賣錢，滿身肉都跳起來，搖手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」宗二娘笑道：「你若不情願，只怕雙雙餓死，白白送與人飽了肚皮。不如賣了一個，得了兩串錢，還留了一個歸去。」周迪吟沉不答。宗二娘見他貪生怕死，催促道：「或長或短，快定出個主意來！」周迪道：「教我也沒奈何。」宗二娘道：「你怎生便去得！」周迪會了此意，歎一聲道：「我便死，我便死！」說罷，身子要走不走，終是捨不得性命。宗二娘看了這個模樣，將手一把扯住他袖子道：「你自在這裡收拾行李，待我到市上講價。」說罷，往外就走。看官，你看周迪說到死地，便有許多恐怖；宗二娘說道殺身，恬不介意。可見烈性女子，反勝似柔弱男子。

當下宗二娘走出店門首，向店主人說道：「我夫妻家本洪州，今欲歸鄉，手中沒有分文，我情願賣身市上，換錢與丈夫盤纏回去，二來把你房錢清理，相煩主人同去講一講價錢。」此時賣人殺食，習為常套，全不為異。店主人就應道：「這個當得效勞。」隨引宗二娘到江都市上，走到一個相熟屠家。這店中此日剛賣完了，正當缺貨，看宗二娘雖不甚肥，卻也不瘦，一口就許三貫錢。宗二娘嫌少，爭了四貫。屠戶將出錢來，交與主人家，便叫宗二娘到裡邊去。宗二娘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丈夫不忍同我到此，住在下處，我把這錢去交付與他就來。你若不信，可教人押我同去。」屠戶心裡不願，那主人家一力擔當，方才允許。宗二娘將這四貫錢回到下處，放在桌上，指著說道：「這是你老娘賣兒子的錢，好歹你到市上走一遭，你便將此做了盤纏歸去，探望婆婆。」周迪此時魂不附體，臉色就如紙灰一般，欲待應答一句，怎奈喉間氣結住了，把頸伸了三四伸，卻吐不得一個字，黃豆大的淚珠流水滴出來。宗二娘看一看，又笑一笑，說：「這樁買賣做不成，待我去回覆了他罷。」轉身急走到屠家，對屠戶道：「我殺身只在須臾，但要借些水來，淨一淨身子，拜謝父母養育，公姑婚配之恩，然後死於刀下未遲。」屠戶見他說得迂闊，好

笑起來道：「到好個愛潔淨的行貨子。」隨引入裡面，打起一缸清水，淨了浴，穿起衣服，走出店中，討了一幅白紙，取過櫃中寫帳的禿筆，寫下一篇自祭的祝文。寫罷，走出當街，望著洪州，拜了四拜，跪在地上，展開這幅紙，讀那祭文。屠戶左右鄰家，及過往行人，都叢住了觀看。宗二娘不慌不忙，高聲朗誦道：

惟天不弔，生我孤辰，早事夫婿，歸於周門。翁既先逝，惟姑是承。婦道孔愧，勉爾晨昏。不期世亂，干戈日尋，外苦國壞，內苦家傾。姑命商販，利乏蝸蠅。僑寓維揚，寇兵圍城，兵火相繼，禾黍勿登。羅雀掘鼠，玉粒桂薪，殘命頃刻，何惜捐生。得資路費，千里尋親，子既見母，媳死可瞑！惟祈天佑，赫赫照臨，姑壽無算，夫祿永臻。重譜伉儷，克生寧馨。嗚呼哀哉！吾命如斯，何恐何憎。天惟鑒此，干戈戢寧。凡遭亂死，同超回輪。

讀罷，又拜了四拜，方才走起。他念的是江右土音，人都聽他不出，不知為甚緣故。宗二娘步入店中，把這幅紙遞與屠戶道：「我丈夫必然到此來問，相煩交與，教他作速歸家，莫把我為念。」屠戶道：「這個當得。」接來放過一邊。眾人聽了，方道：「原來是丈夫賣來殺的。」遂各自散去。宗二娘即脫衣就戮，面不改色。屠戶心中雖然不忍，只是出了這四貫錢，那裡顧得甚麼，忍住念頭，硬著手將來殺倒，劃開胸膛，剝出臟腑，拖出來如斃豬羊一般。須臾間，將一個孝烈的宗二娘，剝碎在肉台上。後人有詩云：

夫婦行商只為姑，時逢陽九待如何。

可憐玉碎江都市，魂到洪州去也無。

原來楊行密兵馬未到揚州，先有神仙題詩於利津門上道：

劫火飛灰本姓楊，屠人作膾亦堪傷。

杯羹若染洪州婦，赤縣神州草盡荒。

及至宗二娘鬻身宰殺之後，天地震雷掣電，狂風怒號，江海嘯沸，凡買宗二娘肉吃者，七竅流血而死。揚州城內城外，草木盡都枯死，到此地位，只見：

長江水闊水清，崑崙山掩無色。芍藥欄前紅葉墜，瓊花觀裡草痕欹。芳華隋苑，一霎離披；選勝迷樓，須與灰燼。古墓都教山鬼嘯，畫轎空有月華明。

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周迪在下處不見妻子回來，將房門鎖了，走出店門首張望，口裡自言自語道：「如何只管不來了。」店主人看見問道：「你望那個？」周迪道：「是我娘子。」店主人道：「啊呀！你娘子方才說，情願賣身市上，換錢與你盤纏歸家，央我回到屠戶家，講了價錢，將錢回來，交付與你，便去受殺了。」

難道你不曾收這四貫錢麼？」周迪聽了話，嚇得面如土色，身子不動自搖，說道：「不，不，不，不信有這事！」店主人說：「難道哄你不成？若不信時，你走到市上第幾家屠戶，去問就是了。」周迪真個一步一跌的趕去，挨門數到這個屠家，睜眼仔細一望，果然宗二娘已剝斷在肉台盤上，目睜口張，面色不改。周迪叫聲：「好苦也！」一跤跌翻在地，口兒裡是老鸚鵡牙，身兒上是寒鴉抖雪，放聲慟哭道：「我那妻嚇！你怎生不與我說個明白，地葫蘆做出這個事來。」屠戶聽了，便取出這幅祭文付與道：「這是令正留付與你的，教道作速歸去，莫把他為念。」周迪接來看，一發痛哭不止，行路的人，見哭得慘切，都立停住了腳問其緣故。周迪帶著哭，將前情告知了眾人。又討這幅祭文來看，內中有通文理的贊歎道：「好個孝烈女娘，真個是殺身成仁。」有的對屠戶道：「既然是這樣一個烈婦，你就不該下手了。」眾人又勸周迪道：「你娘子殺身成就你母子，自然昇天去了，你也不消哭得，可依他遺言，急急歸去，休辜負他這片好念。」周迪依言謝了眾人，把這紙祭文藏好，走轉下處，見了店主人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只管哭。

主人勸住了，走入房中，和衣臥倒。這一夜眼也不合，尋思歸計，只是怎的好把實情告訴母親。

次日將房錢算還主人。主人說道：「你娘子殺身東西，是苦惱錢，我若要你的，也不是個人了。」周迪謝了他美意，胡亂買了些點心吃了，打個包裹；作別主人，離了揚州城，取路前去。怎奈腹中又饑，腳步又懶，行了一日，只行得五六十里。

看看天色已晚，路上行人，漸漸稀少，前不著村，向不著店，心裡好生慌張，那時只得掙扎精神，不顧高低，向前急走。遠遠望見一簇房屋，只道是個村落，及至走近，卻是一所敗落古廟，門窗牆壁俱無，心裡躊躇道：「前去不知還有多少路方有人家，倘或遇著個歹人，這性命定然斷送，不如且躲在廟中，過了這宵，再作區處。」走進山門，直到大殿，放下包裹，跪在地上，磕頭道：「尊神不知是何神道，我周迪逃難歸家，錯過宿處，權借廟中安歇，望神道陰空庇佑則個。」祝罷，又磕個頭，走起來，四面打一望，只見一張破供桌在神櫃傍邊，暗道：「這上面倒好睡臥。」走出殿外，扯些亂草，將來抹個乾淨，爬上去，把包裹枕著頭兒，因昨晚不曾睡得，又忍著餓走了這一日，神思困倦，放倒頭就熟睡了。一覺醒來，卻有二更天氣，那時翻來覆去，想著妻子殺身的苦楚，眼中流淚，暗道：

「我夫妻當日雙雙的出門，那知弄出這場把戲，撇下我孤身回，盤纏又少，道路又難行，不知幾時才到，又不知母親在家安否何如。生死存亡，還未可必。萬一有甚山高水低，單單留我一身，有何著落，終須也是死數。」愈想愈慘，不覺放聲大哭。正哭之間，忽聽得殿後有人叫將出來。周迪吃了一驚，暗道：

「半夜三更，荒村古廟，那得人來？此必是劫財謀命的，我這番決然是個死了。」心裡便想，坐起身來，暗中張望，只見一個人，身長面瘦，角巾野服，隱士打扮，從殿後走出，他說：

「半夜三更，這荒村破廟，甚麼人在此哭哭啼啼。」周迪不敢答應。那人道：「想必是個歹人了，叫小廝們快來綁去送官。」周迪著了急，說道：「我是過往客人，因貪走路，錯了宿處，權在此歇息，並非歹人，方便則個！」那人道：「既是行客，為甚號哭？」周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有極不堪的慘事在心，因此悲傷。不想驚動閣下，望乞恕罪！」那人道：「你有甚傷心之事，可實實說來，或者可以效得力的，當助一臂。」周迪聽了這些話，料意不是歹人，把前後事細訴一遍。說罷，又痛哭起來。那人道：「原來有這些緣故，難得你妻子這般孝義，肯殺身周全你母子。只是目今盜賊遍地，道途硬阻，甚是難行。」

你孤身獨行，性命難保，我看孝婦分上，家中有一頭牲口，遇水可涉，遇險可登，日行數百里，借你乘坐，送到洪州，使你母子早早相見何如？」周迪聽了，連忙跳下供桌，拜謝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你就是我的恩人了。但不知恩人高姓大名，住於何處，你為甚深夜到此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個廟乃三閭大夫屈原之祠，我就是他的後裔，世居於此，奉侍香火。適來聞得哭聲，所以到此看覷。你住著，待我去帶馬來。」道罷，自殿外去了。不一時，只聽見那人在外邊叫道：「牲口已在此，快來上路。」隨聞得馬嘶之聲，周迪拿起包裹，奔至山門，見一匹高頭白馬，橫立門口。周迪不勝歡喜道：「多承厚情，自不消說起。只是沒有人隨去，這馬如何得回？」那人道：「這馬自能回轉，不勞掛懷。」周迪跳上馬，將包袱掛在鞍轡，接過絲韁，那人把馬一拍，喝聲

「走」，那馬縱身就跑，四隻蹄，分明撒鉞相似。周迪回頭看時，離廟已遠，那人不見了，耳根前如狂風驟雨之聲。心中害怕，伏在鞍上，合眼假寐。也不知行了多少路，只聞得曉鐘聲響，雞犬吠鳴，抬頭看時，約莫五更天氣，遠遠望見一座城池，如在馬足之下。暗想道：「前面不知是何州縣。」霎眼間已至城下，舉目觀看，彷彿是洪州風景，心中奇怪。此時城門未啟，把馬帶住，等候開門。須臾間，要入城做買賣的，漸漸來至，人聲嘈雜，仔細聽時，正是家鄉聲口，驚訝道：「原來已到家了，馬真乃龍駒也。」一回兒城門開了，那馬望內便走，轉彎抹角，這路徑分明是走熟的一般。行到一個所在，忽已立住了。此時天色將明，周迪仔細一覷，卻便是自家門首，心中甚喜。跳下馬來敲門，只見母親樂氏，同著舅母馮氏，一齊開門出來，看見說道：「呀！兒子你回來了。」再舉眼看了一看，問道：「媳婦在那裡，如何不見？」周迪聽說媳婦二字，心中苦楚，勉強忍住，拿著包裹，說道：「且到裡面去細說。」

走到中堂，放下行李，先拜了馮氏，然後來拜母親。周母又問：「媳婦怎不同歸？」周迪一頭拜，一頭應道：「你媳婦已去世了。」這句話還未完，已忍不住放聲慟哭。周母道：「且莫哭，且說媳婦為甚死了？」周迪把從前事訴與母親，又取出錢來道：「這就是媳婦賣命之物。」周母哭倒在地，馮氏也不覺涕淚交流。周迪扶起母親，周母跌足哭道：「我那孝順的媳婦兒，原來你為著我送了性命，卻來報知道。」周迪驚訝道：「他怎地來報母親？」周母停了哭，說道：「昨日午間，因身子疲倦，靠在桌上，恍恍惚惚，似夢非夢的見媳婦走來，對我拜了兩拜，說：『婆婆，媳婦歸來了。你兒子娶了一個不長不短，不粗不細，粉骨碎身的偏房，只是原來的子舍。你兒子生了一個孩子，又大又小，又真又假，蓬頭垢面，更不異去日的周郎。』說罷，霎時間清風一陣，有影無形。要認道是夢，我卻不曾睡著；要不認是夢，難道白日裡見了鬼。心中疑惑，一夜不曾合眼。不想卻是他陰靈來報我！」周迪道：「原來娘子這般顯靈。」馮氏道：「常言生前正直，死後為神。現在雖受苦惱，死後自然往好處去了。」周母又懊悔昔日逼他出去，弄做一場沒結果，將頭在壁上亂撞，把拳在胸前亂捶，哭道：「媳婦的兒，通是我害了你也。」周迪抱住道：「母親，你就死也報不得媳婦，可憐媳婦死又救不得母親，卻不辜負了媳婦屠身報姑一片苦心。」馮氏也再三苦勸。

此時天已大明，裡邊只顧啼啼哭哭，竟忘了門外騎來馬匹。

只聽門前人聲鼎沸，嚷道：「這是何處廟堂中的泥馬，卻在這裡，還是人去抬來的，還是年久成精走來的！」驚動周迪出來觀看，嚇得伸出了舌頭縮不入去，說道：「原來昨夜乘的是個神馬。可知道三個時辰，揚州就到了洪州。那說話的，正是那三閭大夫顯聖了。」即向空拜道：「多謝神明憐憫我妻孝烈，現身而諭，送我還家養母。後日干戈寧靜，世道昌明，當赴殿庭叩謝呵護之恩。」拜罷起來。眾人問其緣故，周迪先說宗二娘殺身，後說三閭大夫顯聖，將神馬送歸的事，細述一遍。眾人齊稱奇異，有的道：「只是這個泥馬，如何得去？」周迪道：「不打緊，待我抬入家中供養，等後日道路太平時，親送到廟便了。」即叫了幾個有力後生來扛抬，這馬恰像似生下根的，卻搖不得。又添了若干的人，依然不動。內中一人說道：「此必神明要把孝婦的奇蹟昭報世人，所以不肯把這馬到家裡去。如今只該先尋席篷，暫蔽日色，然後建個小亭供養，可不好麼？」

「從人齊聲稱是。有好善的，連忙將席篷送來遮蓋。這件事頃刻就傳遍了洪州城。不想過了一夜，到次早周迪起來看時，這匹泥馬已不見了，那席篷旁邊，遺下一幅黃紙，急取來看，上面寫了兩行字道：

孝婦精誠貫日明，靡軀碎首羽鴻輕。

神駒送子承甘旨，知古應留不朽名。

看罷，又向空拜了兩拜，即忙裝塑起三閭大夫神像，並著神馬，供養在家，朝夕祀拜，盡心侍奉母親，亦不復娶後妻。

常言道：「聖誠可以感格天地。」這宗二娘立心行孝，感動天庭，上帝以為為姑殺身，古今特見，敕封為上善金仙，專察人間男婦孝順忤逆之事。那孝順的幢幡寶蓋迎來，生於中華善地；忤的罰他沉埋在黑暗刀山，無間地獄。這一派公案，都是上善金仙掌管。上善金仙追念婆婆恩深義大，護佑他年到一百三十歲。周迪亦活至一百十歲。母子兩人，無疾而逝。臨終之時，五星燦爛，祥雲滿室，異香遍城，合洪州的人，無不稱道這是宗二娘至孝格天之報。詩云：

孝道曾聞百行先，孝姑千古更名傳。